五代史記

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隷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衞大將軍嘗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

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在（一本作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
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
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
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
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説景崇曰吾
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
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
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
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

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
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
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
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
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
爲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
助蜀兵至保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
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
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
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

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諾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西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

趙思綰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遺使者召思綰等是時矦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

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手吾屬
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
行至京兆京兆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
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
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
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刀
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
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
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
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

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敝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

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財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

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進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佗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矢塞口以自許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

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

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鋭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誚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兖州隱帝遇弑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諒往
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
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秉閒
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
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
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
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
人南結李昪昪爲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
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
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巳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斸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

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
無所隱周度入白彦超彦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
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彦超欲贖
出弘魯彦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
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
鄭分兖州當焉彦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
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
至又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彦超爲人多智詐
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姦民爲僞銀以
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彦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

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

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
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
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
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
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
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
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
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

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巳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

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

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説其義嘉

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
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
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衛州後三
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
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
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
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
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
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
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

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大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

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必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

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否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旻果敢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
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
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
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
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
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内難貧無以葬乞食而
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
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

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書喜曰此眞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剽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

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
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
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
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
即卧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
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
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刼汴宋閒曹州尤甚太祖
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劈李
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
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表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特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

人多所異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
頊言多沮頊嘗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
琪改試爲守爲頊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
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
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
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
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
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
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

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説問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絶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

李琪

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叅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

李琪

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
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
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
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
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
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
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
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
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
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

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且奏章言取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彦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彦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駮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嘗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

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
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
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
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聚萊
州司户叅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
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
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
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
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
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

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揺獨珏稱賛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賛之以爲宜罷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之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

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

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摇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

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
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
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氊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
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
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
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俟太后進止道曰潞
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可俟太后旨
也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
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

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譄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

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箋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

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刼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鄴虞候張裕多

過失頎屢以法繩之頎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
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
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
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數幾何玫言
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
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蠧敝尤甚乃
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
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
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
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

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訴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

名諱有令式乎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又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彊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

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吕奮胥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考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

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
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
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
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書監
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
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
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
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
璃缾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
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

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
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
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
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
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
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
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
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
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
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

太祖入立即拜司空千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儒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尹徙鎭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鎭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鎭臣

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

伍常侍在前亂孫即判其臺狀施行劉昫大怒擢
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
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
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
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亂孫臨事多
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
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
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亂孫自洛來
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亂孫獻綾三百匹
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亂孫既學韓愈爲

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説及罷歸乃返學佛撰法
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
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亂孫曰公
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
佛佞公邪公佞佛邪亂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
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
陽周廣順中卒亂孫卒後其家婢有爲亂孫語
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
降語其家亂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
而後語云

姚顗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惷愚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

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末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爲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賵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編爲敕甲岳建言

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襃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

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舉舉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

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
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
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廟于南陽請如
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
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
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
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
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
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
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

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
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
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
爲億兆之尊奈何爲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
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
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
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
元時尊皐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
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

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
廟應州劉岳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
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
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
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
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
舅皆服小功今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
今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
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

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琮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户

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

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戸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棁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甚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

用藥爲梲屢進醫寘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梲輙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洎終不服藥而卒梲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梲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梲少專於文學不能涖事維翰乃命梲知貢舉梲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梲旣受命往見維

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

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

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

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

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乆棁

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

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

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

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襠白布

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

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襤錦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

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
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路虞殯之音舞者
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
棁以風痺致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
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
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
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懌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
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

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
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
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
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
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
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年少
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
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
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
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毋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栁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

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膀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敕十餘通受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受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

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趙瑩

趙瑩字玄輝華州華陰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

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憑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

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于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

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
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
事軍國大務一决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
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决玉除中書舍人
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
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
賄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
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
猶詔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

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惠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

京留守遷戸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
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
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
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横海初梁已奠唐
封哀帝爲濟陰王旣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
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
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
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
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
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

皇后皆爲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
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其以
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
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
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
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
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
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
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
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

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呂琦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爲横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兗見殺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客趙

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

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長興中廢帝
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
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
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
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
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
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等助
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餒見殺荝剌等
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荝剌等其辭
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

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

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
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嵩等惶恐拜謝
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
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
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
之可也雖拜何益帝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巵而遣
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
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
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
福八年卒趙王任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

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遥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莊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從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

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優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

軍食分田將孰於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明主明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旣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

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
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
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
爲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
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
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
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
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
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
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髙祖時爲兵部尚書是時髙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寧晉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轜軿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

常山

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爲衆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父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咸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

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
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
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
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
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
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
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内顧之憂何
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
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
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

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
健兵千人與男將郎萬金自平遥沿山冒虜中
而趨官邑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
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
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
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
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崧謂掌書記吕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

人之蜀敎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動揺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柰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黄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監鐵判官以内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戸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

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以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乆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盖欲使崧終始成巳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户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内艱起

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
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
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
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
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
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
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
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
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
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

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
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
其後麻荅弃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
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
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漢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
吉悉有之而崧弟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
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
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
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延遇

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乗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

遇

李鏻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鏻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緑衣吏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弑鎔自立遣鏻聘唐莊宗於太原鏻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一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鏻爲支使莊宗即位拜鏻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

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鏻瓊上言獻祖宣皇
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
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能
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
宗正吏鏻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即持絳幡
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
訴于官不能决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
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
陵非唐事鏻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
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鏻故

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鏻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祐中興宜按舊典鏻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諜者見鏻言事鏻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鏻兗州行軍司馬鏻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

士固有否泰吾昇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
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為賀從誨
與馬紅裝拂二裸燃皮一因為鏻置酒問其副
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
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
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鏻顗與文紀皆
拜平章事矣鏻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
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
文紀作相鏻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
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鏻事晉累遷太子

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鑄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
八贈太傅

賈緯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
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
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
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
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彊盛征伐擅出天下
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
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

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
館脩撰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
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漢隱帝時
詔與王伸賈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
録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
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
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
廣順元年實録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
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
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

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
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
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万
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
首乃止高祖將舉兵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
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責也高祖入
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
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

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

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
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
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
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
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
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
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
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
者啣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

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鎭晉高祖鎭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勑焚之松以手拍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

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皡

裴皡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皡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皡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

五贈太子太保皡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
孫桑維翰皆皡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
放牓引新進士詣皡皡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
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皡皡不迎
不送人或問之皡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
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
爲當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
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

秦隴間（撫本有此三字）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鎭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鎭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

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絶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

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戸部尚書

王延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與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

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傾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

王延

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
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
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
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
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
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
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
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

續盡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輙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

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

亂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

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等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魯郡曾　三異　校定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